

文化與
藝術評論組
季軍

謝 彤

大學生。曾任工作包括：特約記者、專欄作者、中學生劇團團長及編導、補習社導師、內地勞工組織實習生、金融集團實習生、區議員助理、快餐店店員。



時代的風音

——《風之谷》與宮崎駿的想像力革命

至於「幻想的力量」，則是來自自身的經驗。若問那個充滿不安又缺乏自信，拙於表達自己的我，當時從哪裏得到自由，答案是有時從手塚（治蟲）先生的漫畫，有時則是從一本借回來的書。

——宮崎駿在這個理論至上的年代，談論「幻想的力量」也許早已不合時宜。但我仍然單純地迷信，最偉大的作品是那些能震動心靈作品。也許是自身的經歷讓我有了這種偏執：在那些無力繼續，又不容放棄的日子，我是從音樂、電影和文學裏得到繼續下去的力量。我鄙視這一種作家：他的作品能為他帶來巨大的成就，但他沒辦法感動當初的自己。

因此我無意用文學理論或文化研究等學術角度來討論《風之谷》。我把《風之谷》看成是一場革命的起點。這場革命的目的是「想像力的釋放」，要反抗的是體制和意識形態對想像力的控制。最偉大的想像力，從來不是那些無中生有的創作。它的起點應是那些「本應如是，但我們卻快要遺忘了」的世界本質。宮崎駿電影的主軸，就是「尋回快要被遺忘的」的旅程。

一、起點

起點是一趟從深井到金鐘的旅程。那時我正在重讀宮崎駿談論自己作品的合集《起始點》和《折返點》，並常常在工作和工作之間的片斷思考《風之谷》帶給我的震撼與迷惘。在電影的中段，當娜烏西卡意外地掉進腐海森林的底部，發現了一直為人類所痛恨的腐海，其實是為了淨化世界而存在的，我強烈地感受到，自己的內心深處已經產生了無可逆轉的改變。而與其說是一種全新的發現，更像是尋回到了那些曾經被取走的重要記憶。它是如此重要，我產生了用言語好好表達它的迫切。

我聽着久石讓寫的配樂，在雙層巴士的後座透過密封的車窗望向窗外。車子先經過了海旁的天橋、穿山隧道和海底隧道，最後行駛在一條繁華而擁擠的馬路上。隨着音樂，我進入了山中，我潛入了海底，我走在地上，但唯一讓我感覺真實的就只有音樂。這個我每天生活的世界讓我感覺虛假，而我當時沒辦法好好解釋這種感覺。

直到我下了巴士，在上環坐上了地鐵，地鐵行駛時引發的刺耳風嘯聲觸發了我靈機一動式的感悟：

風本應是和諧的，卻被都市加速，它能更快達到目的地，但風音卻變得尖銳而具傷害性。

二、乘風而來的娜烏西卡

《風之谷》是一個始於絕望，終於希冀的故事：在世界的文明

達致巔峰後，一場稱為「火之七日」的戰爭把一切毀滅。新世界被一種由菌類和稱為「王蟲」的巨型昆蟲構成，被一個名叫腐海的新生態體系所掩蓋。活下來的人在僅餘的土地上，在王蟲和會釋放瘴氣的腐海森林的威脅下，委屈求存。

也許是源自文明時代的慣性，人們把腐海和王蟲視為敵對的存在。他們戴上面罩避免吸入瘴氣，用武器攻擊向他們靠近的王蟲。而當王蟲因為憤怒而反擊，人們便更變本加厲地還擊。人類和王蟲的仇恨便在這種惡性循環中不斷遞增。

娜烏西卡是以一個「和解者」而非一個荷里活式英雄的形象出現的。這位少女傳承了億萬年來人類和自然相處的本能，卻成為人類文明迫害的對象。電影裏的一個小插鏡很好地描述了她的角色定位：還是孩子的娜烏西卡，匿藏着一隻小王蟲，大人們堅持要她交出王蟲，但她一直不肯，到最後王蟲還是被殺死了。在其後，無論其他人如何敵視腐海和王蟲，娜烏西卡還是堅持像對待人類一樣對待它們。

因此當娜烏西卡意外地掉進腐海森林的底部，發現了一直為人類所痛恨的腐海，其實是為了淨化世界而存在的，電影作為一部寓言的指向就變得十分明顯了——自然和人類的對立是由人類單方面引發的，只能由人類做出選擇，才能平息人類和自然的對立。

在電影的結尾，憤怒的王蟲軍團正要排山倒海地把人類踏平，娜烏西卡便以自身的鮮血以平息王蟲的憤怒。當娜烏西卡被王蟲高高舉起，在朝陽的光芒下被染成金色，那宗教繪畫般的畫面，象徵着人類和自然的和解。而我也彷彿從過去的鬱結中，看到救贖的可能。

三、超越對立

只有像娜烏西卡一樣受祝福的人，才有可能和自然和解嗎？

作為一個近乎沒有離開過城市的人，我意識到自己的思考的盲點：在城市裏，大部份的空間，像天橋、穿山隧道、海底隧道、馬路、

地鐵、商場，都只是了目的而被創造出來的工具。它們不是真正意義的土地。而空間對思想的無形改造，可能比起媒體等我們意識到它們存在的思想改造更具破壞力。它的破壞力在於，它透過日常生活，麻痺了我們的思維，扼殺了我們對其他可能性的想像力。

重複的生活經驗，在我們的意識深處裏埋下了目的性的思考模式，而這深深影響了我們對自然的判斷。我們把一切對生活有用的東西留在城市裏，而自然本身卻變成了「城市的相反」，被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。自然就是如此被我們定義為「他者」。以這種二分的概念為起點去思考人和自然的關係，便推導出人和自然互相對立的結論。

《風之谷》展現的，是一種超越對立的自然觀。自然是沒有一個清晰而鮮明的立場的。她是有時是「善」的，有時是「惡」的；她會攻擊人類，也會和人類互惠互利。當風之谷裏的人們抱怨自然為他們帶來瘴氣和王蟲，他們卻忘記了正是自然裏的風，讓他們免受腐海森林的孢子的侵害。

我深深感受到自己一直誤解了自然。但我們有可能跟自然和解嗎？城市早就人工器官一樣移植到我們的生命裏，經過這些年，我們的肌肉已經和人工器官互相融合，一定要把它取去，恐怕我們也難以存活。而且假使把它取去了，自然難道又會接受我們高度異化的肉體麼？

四、一場想像力革命的開始

宮崎駿曾說：「當我們在思考人類和自然之間的糾葛時，如果不先以人類是罪孽深重的生物為前提的話，我想應該很容易會判斷錯誤的。」

這篇文章記錄了我這一年裏對宮崎駿和我們時代的思考。這篇文章記錄的，不是一個總結，而是一個起點。在過往的歷史裏，人類因為放縱自己的慾望，把自己放在與自然對立的位置。只有意識到自然和人的共生性，重新審視人類文明，打破對自然的既有偏見，

才能不偏不倚地思考我們時代的問題。

當通往想像力的籠牢打開了一個小小的缺口，缺口必然會一直擴大，因為好奇心是人類的天賦。關於宮崎駿的想像力的革命，必然會繼續繁衍下去。而想像力往往是人類行動的起點。但願關於宮崎駿的這場革命，像那天我在地鐵聽到的刺耳風嘯聲一樣，在想像力的籠牢打開了一個個缺口。

然而稱為宮崎駿的這種風音，必然是和諧悅耳的。

得獎感言

在這個理論至上的年代，談論「幻想的力量」也許早已不合時宜。但我仍然單純地迷信，最偉大的作品是那些能震動心靈作品。也許是自身的經歷讓我有這種偏執：在那些無力繼續，又不容放棄的日子，我是從音樂、電影和文學裏得到繼續下去的力量。我鄙視這一種作家：他的作品能為他帶來巨大的成就，但他沒辦法感動當初的自己。

因此我無意用文學理論或文化研究等學術角度來討論《風之谷》。我把《風之谷》看成是一場革命的起點。這場革命的目的是「想像力的釋放」，要反抗的是體制和意識形態對想像力的控制。最偉大的想像力，從來不是那些無中生有的創作。它的起點應是那些「本應如是，但我們卻快要遺忘了」的世界本質。宮崎駿電影的主軸，就是「尋回快要被遺忘的」的旅程。

——《時代的風音——〈風之谷〉與宮崎駿的想像力革命》

“ 評審意見

林沛理先生

有一重以 self-indulgence 的代價來換取的深度和洞察力。如果你可以忍受那個反覆出現的「我」字，以及它的武斷，這篇評論會給你若干補償。

”